



▲上世纪40年代趵突泉来鹤桥畔御碑亭与望鹤亭。

【追忆】 那些挨饿的往事

□ 郑云霞

最近胃口一直不好,明明饿得要命,吃一口就觉得饱了,嗓子里好像塞了一把稻草,往下咽任何东西都费劲。其实,我心里明白,这不是胃的问题,而是我的心理问题。这种心理来自童年的往事。

我从小就是一个忧患意识很强的孩子,即使在快乐的童年里,内心深处也有一种淡淡的忧愁。家里没粮了,我愁;下雨天没柴烧了,我愁;母亲身体病了,我愁;要交学费、书费了,我更愁。这种种的愁事一直充斥着童年的快乐,伴随着我的快乐,一起成长。

春夏交接,正是粮食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的粮缸也干净得像是打了蜡般的光滑。于是,母亲就吩咐我拿着瓢去借粮。最难堪的,是去村东头姥姥家借粮食。我家住在村西头,要从姥姥那里端着粮食回家,得路过整个村子。每次去姥姥家,感觉那段路是那么漫长,若碰到人,心里的那种羞怯、难堪,实在是一种煎熬。

每次把面借回来,母亲掺上野菜或榆钱蒸成窝窝头当主食。那段时间,我特别怕窝窝头很快吃完。吃饭的时候,我会有意识少吃,甚至只喝粥,不吃窝窝头。喝完粥,肚子当时很饱,可过不了多大一会儿就会饿,即使饿我也不舍得多吃一点。半夜里饿了,就悄悄地起来喝一瓢凉水,然后再悄悄地躺下。

有一年的春天,弟弟得了黄疸肝炎,这个病是有传染性的,母亲一再嘱咐我,不要动弟弟的碗筷,他用过的一切东西都被隔离,我怀着一种恐惧的心情记下了母亲的话。可有一次还是忍不住了。那天,母亲用仅有的一点面给弟弟做了一碗面条,弟弟没吃完,母亲叫我把这点面条倒掉。我端着碗走向猪圈,很饿,因为很久没吃到白面了,何况这是小半碗白白的、漂着油花的面条呢。我在心里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等到了猪圈,圈里的那头猪看到我端着碗走过来,便跑到猪槽边,仰着头冲我“哼、哼、哼”叫着。我把碗倾斜在猪槽边,一根雪白的面条即将倒出来时,我突然把碗端到自己嘴边,用手指三下五除二把那几根面条拔拉到了自己嘴里。

吃完面条后的几天我一直忐忑不安,担心自己会生病。可是,几天后觉得没事,胆子就有点大了,弟弟再剩下的东西,只要背离了母亲的目光,我就偷偷地吃进肚子。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终于也病了。母亲坐在床前,忧愁地望着我。听着母亲的叹息,躺在床上,我羞愧难当。病了一个多月,好在还不严重,经过治疗身体也就没事了。但是,那些偷食的日子,却深深地烙在了我心里。

后来,日子好了,春夏交接时,再也不会东家凑西家借着吃了,不仅盛粮食的缸是满满的,那些装满粮食的麻袋把一间房子都堆满了。可是,我在这个季节里的恐惧却没有改变,在这个季节里的忧伤也依然存在着。



【流光碎影】

趵突泉旧影往事

□ 李耀曦

乍看这张拍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济南老照片,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图中可见,老百姓中还夹杂着一些戴大盖帽的士兵,仔细看,其中还有一位洋夫人带着两个孩子。这是在哪里呢?这些人又是在看什么呢?

其实这就是当年的趵突泉一角,人们争相观看的,就是那趵突泉喷涌的泉水呀!不过,趵突泉那时大概不是三股水,而是六股水。原因是当时自来水公司在来鹤桥东侧泉池内制造了人工喷泉。因池底挖了两眼深井抽水,吕祖庙泺源堂前面池内三股水的势头大为减落,人工喷泉要比其高出许多。图中所示便是众人拥挤在泺源堂东侧来鹤桥石桥上以及北面望鹤亭茶社门前,争相观看这人工胜天之时洋镜的情景。



上世纪20年代趵突泉畔观澜亭茶社——北为泺源堂、南为四海春茶社、泉池对面为望鹤亭茶社。

【齐烟九点】

济南巨观华阳宫

□ 张庆

在济南市东北郊,有一座名山——华山,古时称华不注山,以其悠久历史和俊美景色被历代文人墨客所青睐,纷至沓来,或吟诗作赋,或丹青泼墨,为后人留下了许多有关华山的不朽篇章。李白《登华不注山》曰:“昔我游齐都,登华不注峰。兹山何峻秀,绿翠如芙蓉。萧飒古仙人,不知是赤松。借余一白鹿,自挟双青龙。含笑凌倒景,欣然愿相从。”

名山常有名观,华山的南麓就有一大片古庙宇建筑群,华阳宫是其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道观,所以人们习惯把这一大片古建筑群统称为“华阳宫”。华阳宫古建筑群始建年代史籍无详细记载,但晋代就有了道观,明代王象春《齐晋·元阳子》书中记

有:“晋元阳子,得《金碧潜通》一书于伏生墓中,细为注解,携之修真于华阳宫。”后历朝历代士绅百姓不断捐建,其规模越来越大。现存古建筑34座,其中祀神庙观21座,配殿13间,是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古寺庙建筑群。整个古建筑群依山就势,依轴布局,高低错落,相间有序,每座寺庙围墙封闭,自成体系。众多庙宇中绘有550多平方米的精美古代壁画,另外还遗存许多碑刻,大都是记述捐修捐建过程的功德碑。整个古建筑群集历史、宗教、建筑、绘画、诗文、碑刻于一体,被古人誉为济南巨观。2006年被省政府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华阳宫汇集佛、道、儒三教于一处,这在国内非常少见。鼎盛时,和尚、道士、儒家弟子、居士、善男信女熙熙攘攘,香烟缭

绕,钟鼓齐鸣,非常热闹。由于寺庙多为民间捐修捐建,所以民间所崇拜的各种神明在此都有供奉:从玉皇大帝到碧霞元君,从释迦牟尼到观音菩萨,从圣人孔子到仁义关公,从忠君的逢丑父到至孝的闵子骞,还有天官、地官、水官、蚕神、送子娘娘,以及清官海瑞、大义史可法、民族英雄戚继光等等。元朝时,大清河(今黄河水道)以南,小清河以北是一片汪洋,与大明湖相连,从大明湖的汇波楼可直接划船到华阳宫。烟波浩渺,粼光激滟,水村鱼舍,稻畦蓬蒹,正是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济南巨观华阳宫《鹊华秋色图》中所描绘的美景。

华阳宫历史悠久,但历史文献记载却非常少。现有的记述大都来自院内留存的碑刻,这些碑刻上至元初、下到民国,历史跨

不过“万人迷”挣的毕竟是小钱。张宗昌则在趵突泉身上捞了一大笔。

当时老张在吕祖庙泉池对面及东西两面都建起二层楼房,摊派给一些大商号购买。趵突泉原殿堂式南门拆除,在洋楼底层中部开了三个拱形大门,中间拱门上雕有“趵突泉”三个大字。韩复榘主鲁之后把张宗昌所搞房地产业统统拆除,将趵突泉隔为南北两院,在南院筹建济南自来水公司;重建劝业场并改称为国货商场。于是国货商场与趵突

泉同时成为两块曲艺胜地。趵突泉泺源堂前的望鹤亭、观澜亭等茶社有女鼓书艺人在那里演唱梨花大鼓。梨花大鼓“四大玉”谢、赵、孙、李,鼓界皇后鹿巧玲等人都曾在此登台献艺。趵突泉边女伶夜夜唱梨花盛极一时。四大玉中的李大玉家住南新街北口路东,其夫李泰祥的“泰祥书场”就在街口路西国货商场内。名艺人刘泰清在泰祥书场唱西河大鼓十分叫座。后成山东快书名家的高元钧,1934年从河南流浪至济南,一早一晚就在泰祥书场“抢板凳”说相声。老舍当时住南新街中胡同,不但去趵突泉听过女艺人唱梨花大鼓,也曾听过高元钧的武老二,并曾与吴氏兄弟交朋友讨教相声段子。

当时趵突泉内还有个济南艺人书词联合会,那时省民众教育馆也举办书词训练班。田连元父亲田庆瑞就是1933年从词训班毕业的,上世纪50年代田连元在人民商场土坡上“立武书场”给演唱西河大鼓的张立武当琴师弹三弦,又自立门户改说评书。后来锦州曲艺团来济南招聘,田连元应聘去了东北。

文革前济南有五大书场确乎是曲山艺海震江湖。如今走过泺源大街,昔日国货商场只剩下路南一个门牌。不过趵突泉泺源堂仍有票友与专业曲艺演出活动,也算是昔日曲山艺海余波未息吧。

度很长,但多为捐建修葺之事的简单记述,鲜见庙观规制和宗教发展的记载。华阳宫周围古柏参天,苍干虬枝,每年的冬季,有上百只猫头鹰栖息于此,次年春天离去,使华阳宫给人以高深莫测、超然脱俗之感。

现存华阳宫正门是二进门,原来前面还有一道山门,建国初期,当地政府修建环山路,将山门及院墙拆除。如今路旁的遗址上,只有几棵参天古树立在风中,像在不舍又像在守望那往昔的辉煌。古树的东邻便是华泉,华泉每小时涌水量约四十立方。据当地百姓讲,华泉周边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泉眼,共同涌成环山的一片浅湖泊,被人们用土坝隔开,形成一块块的水塘,有的养鱼,有的栽蒲,有的种藕,有的植菱,满眼碧波绿叶,荷白菱红,生机盎然,一派美丽景象。